

村上春樹的數字修辭

歐宗智◎臺北縣清傳高商校長

日本作家村上春樹（1949-）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戲劇系，長期接受歐美文化薰陶，自 1979 年以第一部長篇小說《聽風的歌》獲得「群像新人賞」，此後筆耕不輟，每年至少推出一部新作，文類包括小說、遊記、雜文等，此外亦從事美國小說譯介，被推舉為最具都市感受性、最能掌握時代特色與節奏感的作家，咸認是日本「八〇年代文學旗手」，一直擁有廣大、忠誠的「村上迷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村上於 1987 年出版長篇小說《挪威的森林》，締造上下兩冊售出四百萬本以上的暢銷紀錄。根據日本《朝日新聞》於 2000 年舉行的「千年以來日本文學家」全民票選活動，村上春樹所得票數位居第十二名，在現存日本作家中高居首位，其所受重視之程度，由此可見一斑。甚至於村上作品所呈現的風格和感覺，已經變成一種意識型態式的形容詞，常被用來詮釋現代人無以莫名的感受，於是會看到廣告詞上寫著：某人的音樂或作品「很村上」等等。

一位純文學作家能夠吸引這麼多的讀者，形成受矚目的文化現象，當然作品有其奧妙之處。一般而言，村上春樹作品的風格與特色，可歸納為：一、小說中的主角大多沒有名字；二、小說具有童話氣氛；三、作品中出現大量數目字；四、小說裏充斥物質、商品名稱；五、刻意的封閉性，拒絕社會化。其中，村上特有的修辭法，是形成作品風格的重要因素。村上的譬喻運用，往往天馬行空，即使這種隱喻方式不在讀者經驗範圍之內，然語彙本身即能營造畫面，這種現實和幻想互相交錯、融合的文字表情，以及對所有事情抱持「無可無不可」的人生態度，或許正好表達出現代人內心說不出的感覺，如此反而令村上迷愛不釋手。雖然作品中的敘述者——「我」的年代和當下年輕的一代，已有時空距離，但村上文學所呈現的某種人格特質和心情，依然和這一代的屬性相契合。尤其村上春樹喜用數字來表現一種狀況或概念，此種修辭方式堪稱一絕。

其實，運用數字來修辭，是古今中外常見的寫作手法，以中國古典文學言，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，如宋代葉清臣詞《賀聖朝》「三分春色二分愁，更一分風雨」；又如清代「揚州八怪」之一的鄭板橋詩《詠雪》：「一片二片三四片，五六七八九十片，千片萬片無數片，飛入蘆花總不見。」以上這些數字的巧妙運用，讓作品更加生動，增添不少文學趣味。村上春樹深諳數字修辭之奧妙，翻陳出新，手法充滿現代、時尚感，毋怪乎贏得新世代年輕讀者的喜愛。以下都是令人讀了兩眼為之一亮的例子。

《聽風的歌》的我，和綽號「老鼠」的友人，花了一整個夏天，「喝乾了二十五公尺長游泳池整池那麼多的啤酒。剝掉可以鋪滿『傑氏酒吧』地板五公分厚的花生殼」；「我」更養成一種奇妙的怪癖，就是一切事物非要換算成數值不可，一上電車就先開始算乘客的人數，算階梯的級數，只要一閒下來便數著脈搏，所以「根據當時的記錄，1969 年 8 月 15 日到次年 4 月 30 日為止的期間內，我一共去上三五八節課，做愛五十四次，抽了六九二一根香煙」。

《下午最後一片草坪》的「我」，在另結新歡的女友來信通知分手後，「搖搖頭抽了六根煙，到外面去喝罐頭啤酒，回到房間再抽煙。然後把桌上放著的三根HB長鉛筆折斷」。

《義大利麵之年》正躺在榻榻米上盯著天花板出神的「我」，聽見「震動著百分之百現實空氣的百分之百的電話鈴聲」。

《四月某個晴朗的早晨遇見 100% 的女孩》的「我」，從五十公尺外就已經非常肯定，她正是心目中 100% 的女孩，而兩人越走越近，可能性正敲響心門，「我和她之間的距離，已經只剩下十五公尺了」。

《囧》中勉為其難陪女友出席結婚典禮的「我」，無聊極了，「喝完第二杯咖啡、抽完第二根香煙，打了第三十六次呵欠」。

像這種數字修辭的例子，在村上春樹作品中，俯拾即是。看來新鮮有趣，似乎未蘊含特殊的意義，但它確實已形成其寫作之一大特色。據研究指出，村上春樹作品不斷出現極為零碎的數目字，有可能是為了強調或者填補小說主角心靈空虛、無目的、遠離人間的邊緣生活；另一方面也可以說，這些接近無意義的數字，代表著作者對現實社會的一種不滿與微弱的抗議。當然，上述觀點恐怕見仁見智，沒有定論。

村上春樹的數字修辭，影響力幾乎無遠弗屆，在華人世界同樣擁有許多粉絲，連藝術創作者也頗受影響。香港大導演王家衛和國內本土創作歌手伍佰，就將村上式的數字修辭運用得讓人津津樂道，如王家衛《重慶森林》裡，主角金城武有這樣一段令人難忘的臺詞：「如果記憶是一個罐頭，我希望這個罐頭不會過期；如果一定要加一個日子的話，我希望是一萬年。」又說：「我們最接近的時候，我和她之間的距離只有 0.01 公分。」而王家衛電影裏最經典的數字場景，是在《阿飛正傳》，張國榮急著要和張曼玉交朋友，想出「看著我的手錶」的追求術，一頭霧水的張曼玉問他：「幹嘛要看著你的手錶？」張國榮故弄玄虛地說：「就一分鐘。」自認一分鐘很快就過去的張曼玉於是耐著性子等了一分鐘，然後說：「時間到了，說吧。」眼看張曼玉已經上鉤，張國榮進一步追問：「今天幾號了？」張曼玉答：「16號。」接下來，張國榮如是說：「16號，4月16號，1960年4月16號下午三點之前的一分鐘你和我在一起，因為你，我會記住這一分鐘。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一分鐘的朋友，這是事實，你改變不了，因為已經過去了。我明天會再來。」這不是很「村上」嗎？臺灣歌手伍佰更不諱言自己是標準村上迷，不只創作了跟村上暢銷小說完全同名的《挪威的森林》詞曲（村上春樹則喜愛英國樂團「披頭四」名曲《挪威的森林》），而且高唱《愛你一萬年》，以及創作詞曲《一九九朵玫瑰》，果然相當「村上」！

儘管村上春樹已第二次列入諾貝爾文學獎候選名單，卻因中產階級色彩濃厚，比起其他有時代、性別或種族、社會衝突議題的作家，顯得不夠「政治正確」，小說主題又較「輕」、較「弱」，於是再度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身而過。但作品受到讀者歡迎，且修辭特色形成文化氣候，在在證明村上春樹文學之魔力，相較於普遍寂寞的寫作者，村上春樹可以無憾矣。ISN